# 堅瓠集

# 堅瓠秘集卷之二目錄

土遁　陳法官治怪
殷七七　天臺道士
楊芳臺遇仙　戴子彬
剪頭仙人　老神仙
李朱神判　張三手簑笠
風道人　彭小仙
唐道錄　妙果寺風僧

羅漢題詩　周將軍
商學士祿料　崔府君
閻浮提王　水仙土神
濟瀆廟借物　葛子堅
衡州岳神　鉛山三聖
新河神　銀瓶小姐
玉真娘子　五通神化石柱
掠刷使　活閻羅

城隍責禮　關侯裔
龍興寺火兆　鼠妖
[illegible]　鼠穴銅印
金陵縣卒　陳蒲鞋
鐵拐　老人畫地
崇陽官魍魎　生魂
神祇重學問　段孝直
青州客　陰摩羅鬼

忠孝鬼　女鬼舉扇

洛陽士人　神藥愈疾

鬼物借人　鵝鬼

鴨鬼　熟雞鴨鬼

兒鬼　天津旅舍鬼

泥孩　芭蕉女子

瘦腰郎君　貓

馬絆

# 堅瓠秘集卷之二

長洲石農褚人穫學稼纂輯

## 士遁

白醉瑣言正德初流寇猖獗有太監部綱入京一老翁附舟左右不可太監憐而容之翁雅善謳歌太監尤喜數召侍飲舟抵濟下而賊報至從者或逃或泣翁曰無恐命舟中炒麪若干可足三四人數日之食

請太監散諸僕而留兩人侍以姿和水爲
粮戒勿言笑乃出小囊於胸以七挑囊中
物每舟首尾各置少許而還賀曰公高枕
矣太監猶驚疑明旦賊騎充斥皆四顧曰
昨有龍衣船當泊此何不見後一騎飲馬
於潰失足踐船頭乃云幾踏入水頓轡而
去賊退從者返咸言烟水茫茫我公何在
意必遭賊害相與泣於水次翁乃徐起收

其物入囊而舟遂見太監德翁厚贈悉不受置酒申敬而翁躍升於岸舉手拱揖而去視船頭有黃土痕知翁深於土遁之術

陳法官治怪

江浦樊某女為妖物[illegible]籍聞陳法官有神術延之治妖陳至曰能舍此女我則為治樊曰惟命陳命取炭數百觔熾之地穴取大鐵索爇而赤之誦呪畢女裸身單裙自

內出坐胡床陳取火索纏之了無所痛纏已狂奔十餘里躍入水塘中父母悲怖陳曰無害三時乃自水中抱一大黑魚而出至家捨魚而跌索貫魚腮長一丈五尺重數十觔乃拽入火中炙殺之少選召趣問之曰見胡髯巨神引我入一處見一黑男子卧曰魅汝者非此物耶吾曰是遂以索穿腮鎖之原不知赤身受辱也自是怪絕

殷七七

異客揮犀殷七七與客宴飲以二栗爲令接者皆聞異香有妓在坐笑之栗至手擲而嗅之即化爲石綴於鼻上掣拽不落穢氣不堪人皆遠席妓頓首謝殷笑而擲之二石墮下仍爲雙栗又能開頃刻之花且或四時之花一時俱發人目爲花聖又紫桃軒雜綴載商七七有異術能呼席開畫

婦人使歌婦人應聲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歸來柳自飛香雪詩人多目梅爲香雪而此指柳花或疑柳絮無香而太白詩亦云風吹柳花滿店香

天壇道士

客窓涉筆天壇某道士善捉狐一日有衍衣人叩門云家多妖請公往治時某微醺覓轎舁行行甚速某少醒寒[illegible][illegible]之已在

西山見狐狸無數擁某跳躍不能脫身顧諸狐云某至此安能他往若能啓我手則必任若爲無恨也初惟一狐啓不能動繼而三四狐同啓亦不能動於是衆狐爭來啓其手握一掌心雷訣撒手啓掌雷聲轟震羣狐驚竄某乃得歸

楊芳臺遇仙

白醉樵言萬曆中南昌楊芳臺乙酉秋試

前有一羽衣相訪甚襤縷可厭甚多盡遊之乃強之出云公昔在場屋得無若瞌睡乎吾有一丸於臨場服之可以瘳此揭胸間出藥一丸授之且曰爾從此聰捷矣芳臺喜約次日相訪於鐵樹宮曰爾無從訪我別後我當於三邊再晤也芳臺未之深信往訪不獲及試日服前藥果精彩煥然是年舉於鄉設醮謝之丙戌登進士

龔子彬

學文堂集元至正間常州龔子彬爲縣刑吏造盡案擱於予妙觀婢傳簽值龔出遁度閣上而返龔至觀不得飲飢甚歸呼婢不及詰遽擊婢斃歸觀而見飯在焉心甚悔因念此積案豈無枉者盡火之請罪於官初擬辟尋減戍雲南時剌史滇人以家書屬之彬就途遇一叟授彬一杖命跨之

御風而行俄至一城已入滇矣時見紅梅
盛開問之則仲秋也投書刺史家刺史父
見書大異請於官使給假歸復跨杖如前
仍遇老叟取杖還見刺史刺史疑爲倘來
往出其父書緘大駭并出所攜紅梅示之
刺史曰梅開於秋眞吾鄉之物也即植之
於觀因以名其閣彬遂與一道士學道於
此一日又見前叟語之曰吾杖猶在汝能

從我游乎彬敬諾道士亦牽叟衣求往叟亦許之遂偕去其徒問曰師何日歸道士指石柱曰此柱開花吾歸日也三年後鐘忽自鳴石柱生花奇紋迸出石上斑駁之色可玩道士於雲中一見而滅

剪頭仙人

樵書宋大理卿周三畏不肯勘問岳武穆掛冠而去不知所之明萬曆中延安葭州

山中有剪頭仙人口飲淨水三甌以水療
疾開府鄭汝璧大帥李如樟請至榆林求
其爲民治疾給水與人無不隨愈暢談古
今論及宋事咸陽冤死仙輒大哭問其姓
曰姓周晝夜令百餘人環侍之忽不知其
何從而去撫帥求之不得望空遙禮空中
墜名帖二紙書周三畏拜謝五字乃知剪
頭仙人即大理也

老神仙

大有奇書明末河南陳某被俘於闖賊張獻忠營中爲塑匠人不知其仙也時孫可望爲前鋒醉殺嬖妾已瘞其屍醒而思之痛悼欲死曰安得有神仙爲我活之塑匠笑曰我能活之可望怒曰汝欲藉此逃耶匠曰我不行可命二卒持我藥至屍所於傷處傅之即得生矣如其言行之創者立

痊隨即起骨節珊珊已返魂而至矣可望
大喜闘於獻賊築高臺坐於上令三軍
羅拜聲震天地軍中皆稱老神仙云獻忠
亦有幸姬名胡老腳者潛往幙後伺之張
疑爲刺客未暇詳視遽拔佩力斫之潰腹
而死見而悔之抱屍痛哭亟召老神仙對
曰傷重不能救矣獻忠必欲生之對曰生
此人吾不可復生矣且公殺人甚多吾安

能一一生之公此後宜戒殺遂敷藥於創處死者徐徐起回顧神仙已不復見矣

李朱神判

順治中山左有李神仙者游行京邸庚子鄉試有兩生密詢試題李笑曰公皆道德仁藝中人也無庸卜題出乃志於道全章二人皆中式辛丑會試又有以場題問者李曰五斤四可後首題乃知止而后有定

節果五后字二題夫子之文章一章三題
易其田疇二節果四可字又一 舉子卯辛
丑鼎甲於朱二一眉書云騎白馬趕黃龍王
孫公子在其中中有一仙翁福祿永無窮
是年 先帝上賓應趕黃龍之讖及傳臚
狀元乃溧陽馬世俊榜眼遂寧李仙根探
花嘉興吳光傳臚嘉興孫錄各符其言未
幾馬與吳俱卒李子靜仕至侍郎

## 張三手簑笠

清溪暇筆載岐陽王李文忠最好學其子景隆亦喜儒者故門下多奇士家有張三手所留簑笠姚福過訪求觀曾孫蔓出以示福其簑垂鬚已秃但餘繩于結披之及膝笠已亡箬獨篾胎耳蔓且曰張以先祖愛客之故勉留數句臨別告先祖曰公家不出千日當有橫禍絕粒于感公相待之

厚留此二物急難時可披簑頂笠遊園而呼我也三丰去二載而大獄興遂全家幽於本府不給以糧糧垂絕乃依其言呼之俄前後園中及隙地內皆生穀米不逾月而熟因食之得不死穀甫盡而朝廷始議給米其後呼之不生矣異哉

風道人

耳新天啓丁卯春魏忠賢誕日公卿上壽

有一風道人踵門求見閽者叱之道人曰我與魏公貧賤交相見有要言何爲阻我閽者以椎擊之道人叩鼓衆擁之進道人語魏曰久別矣寧相忘耶忠賢怒曰妖道何其肆妄叱縛付鎭撫司道人曰汝磔屍在邇能殺我耶將身振躍飛空而去衆座咸驚忠賢喪魄

彭小仙

帝京景物略明正德時固安縣有彭童子
爲人收三十年猶少俏孩也每晴時驅牛
歸郎雨雨時放牛出郎晴人稱之曰彭小
仙以妖聞於都捕者至彭別其村人曰百
餘年後兵來白旗下立者生矣拾草頭周
於項身首異焉捕者以報收葬之崇禎時
敵犯固安人遵小仙言望白旗竄皆不死
蓋其將暗降以白爲號故得免也

## 唐道錄

續夷堅志宋咸淳十年度宗大漸建醮保安唐道錄伏壇出神上至層霄忽被罡風吹擊遂排神聚氣方得至魔王界內且爲天花墜壓復努力作法直造天門三天監門神又行揮下乃默叩祖師張眞君眞君曰嘗聞上帝勅命不許受宋國表章但其詞意虔切不可抑遏乃命有司引唐詣玉

帝前適逢議下界公事稠衆中見真官引致一神人衣裝皆如天帝但襟下辮髮耳後有十數人各荷青冊一擔候於庭下傳帝旨云宋國人民彊土盡付於汝收掌神人跪拜祗領而退荷青冊人皆隨之去倣有天神謂唐道錄說宋國大數盡矣汝章之不達有由也唐翛祖師還神不敢彰露奉命後方與人言

妙果寺風僧

夷堅志饒州妙果寺有風和尚飲酒食肉恣意顛狂一日向長老覓擔夫去雲游長老曰門前有二金剛汝持一個去僧諾之梯而上以擔掛金剛肩金剛即隨僧走寺僧呼噪追之風僧取擔自負乘雲而去金剛僵立田野中人起殿塐之名金剛寺

羅漢題詩

現果錄明季太倉有一巨姓年老無子齋十萬八千僧訖有十八異僧復來求食家僮拒之一僧遂入堂中以指濡唾作行書書其几曰十八高人持地來謂言齋罷莫徘徊善根雖種無餘澤連理枝頭花未開隨書隨成金字家僮驚報主人急出僧已逝矣巨姓頂禮詩几積誠一載忽見未字轉動自下而上竟成半字遂得一女

## 周將軍

客窓涉筆崇禎庚辰夏嶶州某鄉有不孝子王某父死一老母孀蓄之每旦擁妻酣睡役母晨炊母抱孫啓釜失手將嬰孩墜沸湯中急救起孩大啼不孝子驚起持刀趕母母跄踉走入關帝廟中舉刀砍母忽見周將軍倉以刀格住不孝子大驚奔走周將軍即提刀追之門外殺之廟祝聞聲

出視見將軍一足立檻內一足踏檻外不
爲子仰卧在地母出拜神具述所以衆共
以金飾像一足仍立門外以彰靈異云

商學士祿料

志怪錄成化中長洲瓜涇民王敬病死復
生問之云初有冥吏追去見王者坐殿上
判官方與吏胥運筭敬潛聽之王者所言
乃筭商學士父子俸祿吏筭訖覆云大學

士尙有數月小學士只有月餘旣而引發問之王者曰誤矣非此王敬也急放回竊問旁人王者爲誰曰閻羅王郎范參政仲淹也遂寤時商公父子俱無恙旣而學士頁先卒久之中堂亦死審其時無少爽焉

## 崔府君

辛稼軒南渡錄載宋高宗徽宗第九子也封康王靖康之變質於金與金太子同射

康王三矢俱中以為此必揀選宗室之長於武藝者冒名為此留之無益遣還換眞太子來高宗得逸奔竄疲困假寐於崔府君廟中夢神人曰金人追及速去之已備馬於門首康王驚覺馬已在側霜蹄霧鬣昂然翹立躍馬南馳既渡河而馬不復動下視之則泥馬也始知為神助追者不及得歸即位於南延宋祚焉

## 閻浮提王

代醉編寇萊公有妾倩桃隨南遷所後光州舊桃泣曰妾前世師事仙人今將別去敢有所託願葬杭州天竺寺萊公諾之桃曰君向不言恐泄陰理今欲去言亦無害公當為地下閻浮提王也公不久果亡有王克勤見公於曹州境上擁騶北去克勤詢後騎曰寇公何往曰閻浮提王交政也

水仙王神

吾蘇水仙王神頗著靈異相傳即洞庭寄書柳毅也順治庚寅辛卯間水旱洊至祭賽祈禱靡神不舉臺閣巧麗傾動蘇城將宸生繪圖看會見神像戲曰相貌也只平常洞庭君納之衙將夜遂夢青衣言春申君相請因隨青衣往春申君言水仙王地要見復同青衣至水仙祠見神出位將宸

生端視曰你言我相平常我相你亦平常宜乎貴而早天也今青衣送他回去寤生行至中途失足而寤自道其夢如此丁酉登賢書己亥成進士選庶常逾年果卒

濟瀆廟借金

續耳談濟源縣北海廟神通人假貸祠前有兩池東池能出物以應人求貸欲假金者禱於神以珓決之神許則以券投池中

有銀浮出如其數貸者持去貿易利市加倍如期具子本祭謝而投之銀沒而原券浮出還之如人間式亦有中保之人若神不許投券入水頃之復浮還牛馬諸物皆可假借投之復出故不死也嘗有不能償者令其見以盒盛之投入俄頃盒即浮起啓視之見於盒中無恙蓋神鑒其誠憫而貸其貸也

葛子堅

鎮江府志康熙壬子有神降於溧陽民家曰吾金壇葛子堅也今年旱蝗爲虐帝命我驅之我能使不犯禾稼一莖不傷民且信且疑而蝗大至瀰漫林莽民始大懼裂楮大書曰驅蝗葛公之神民爭出雞酒祀之蝗乃飛去葛名維屏以順治壬辰進士爲蘭陽令康熙丙午秋闈爲受卷官愛惜

諸生試卷不肯輕貼爲監臨所訴詈憤恨自經死其驅蝗事丹陽賀寬有記

衡州岳神

大有奇書康熙甲寅吳三桂叛於滇南駐兵衡州衡山有岳神廟有小白龜大僅如錢多歷年所土人以爲神之使也敬而祀之藏之幃中藉以占卜三桂妄希神器擇吉祀神鋪天下輿圖於神座之前默祝求

視龜之所向龜蹣跚循走總不出於長沙常岳之間復至雲南而止三桂再三拜禱白龜三復如之三桂君臣相顧失色故不敢輕出湖南神告之神阻之也

鉛山三聖

耳新崇禎戊辰鉛山有顯應壇三聖之神忽附兩年少披髮徒跣紅布裹額身衣神袍擒本都盜八名盜或扮施藥或唱道情

或裝乞丐人不識也兩人直前撲殺一人擒七人至縣捕官聞之出堂拷訊兩人作神言曰此賊穴有法術非人力所能拘須急請令公來重寃時攝縣事者興安江大尹堂設公案請神上坐江令取盜拷訊捜出金面顏料并引火物盜皆具供審畢神云此賊不可與水飲若見水便遁去矣言訖欲去江令以鼓吹送之入廟而甦

新河神

大有奇書康熙庚戌毘陵吳翰林耕方諱珂鳴過池州青谿鎮有新建總河朱公廟入禮之見神像六五則封號之崇若者六之位號猶生時官保大司馬也五者冠衣從古而六者制則今式櫳題煥然吳進廟祝詢其新河神之說何所從來祝曰神所命也去歲有巫降於此自言我總河朱之

錫奉上帝勅督理江河宜廟食此土里人詢巫何所徵信神言今江濱舟中有同年二人盍邀來乃訊之果得其人亟請與神面叙生平交誼皆人所不知之語二君信爲不誣拜哭而去舟行祈禱無不應者

銀瓶小沕

湖壖雜記銀瓶小娘者岳武穆季女也武穆被難女欲叩閽上書邏卒攔止遂抱銀

瓶墜井而死孝宗悟王之冤就其第立廟以祀井在廟中範銀瓶像於廡右明時有宋觀察者祀岳王謂武穆精忠固當拜銀瓶女流耳非所宜噂之以屏於禮便後升公座覩王貌錦衣神女持弓矢當麐而立僚案具見觀察驚顧失聲中背成疽而死

玉壺殞了

滕車志程迴者伊川之後紹興八年居臨

安後洋街門臨通衢垂簾一日有物如燕
瞥然飛入著於堂壁家人就視乃一美婦
僅長五六寸形體皆具容服甚麗見人不
驚小聲嚦嚦自言我玉真娘子偶至此非
爲君祟苟能事我於君有利迥乃就壁爲
小龕著香火奉之言休咎皆驗好事者爭往
求觀人輸百錢乃爲啓龕至者絡繹家遂
小康凡朞年遂飛去不知所在

## 五通神化石柱

湖壖雜記順治戊戌靈隱寺僧具德重建輝金燦碧更勝舊觀大殿將成缺一石柱城中有屠姓者夢戴冠五丈夫曰我北高峯五聖也爲靈隱向爾乞柱屠覺即以所有石柱送於寺中柱刻神像以昭靈異

## 隸刷使

幽怪錄韋元方外兄裴璞卒長慶初元方

見一武吏躍馬而來乃揆也謂元方曰吾爲隴右三州掠剔使生人一飲一酌無非前定況財寶陰司所籍其獲有限過數則陰吏來掠之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觔過此則當掠故不敢厚也

活閻羅

見聞錄順治庚寅春武進諸生龔廷揖因病夢判幽冥事後無病而夢亦然每月初

一日赴昭昭堂聽斷諸簿用朱書者多忠孝節義惡簿墨書多不忠不孝事總三百餘案歷歷不忘隨筆錄之同郡潘靜菴刊活閻羅斷案鄒之麟爲序行世

## 城隍責禮

湖海搜奇吳諸生沈變蒙城隍廟之西以赴郡試晨炊其妻令小女出外取火天尚早鄰家未啓戶女遂入廟於香爐內取火

而歸將天暑女但着裙而未穿袴沈夫婦未之知沈有甥女神忽憑之自稱吾城隍神也昨日汝家秀才赴考使十四歲女子到廟取火甚是不潔呼沈跪而責之曰汝爲儒者乃爾不知禮耶沈舉家拜謝許以祭賽神曰此亦不必本非大過我偶出過爾門駐此爾於明日具衣冠到廟一揖可也語訖甥女洒然而寤

## 關侯裔

大有奇書隴西關永傑號人孟與興化李映碧清崇禎辛未同籍同官一司李東陽一司李明州相望也初見時愕然神聳如世所繪關壯繆像問之曰君關侯裔耶曰然曰史載龐會隨鍾鄧滅蜀關氏家君又其裔何也曰請以一事證當永傑附驥之年棘闈未撤與諸舉子閒步先壯繆祠忽

一道士前詢諸姓氏曰昨夢神喜動顏色語予云吾家一人入歎矣諸君誰氏闕者時衆咸指目傑已而果捷非爺乎何云盡也李曰侯亦世情耶由今思之侯之喜非世情也當君可李有聲越擢中州兵憲與流賊戰捍危疆賊入喋血罵賊死似侯哉侯盍知君必捷捷後不以牖下死神之喜其以此乎噫斯眞侯後矣史載劉豫降金

殺其驍將關勝勝不從或曰是壯繆後然則關氏之以忠義著也侯及勝柔傑而三

龍興寺火兆

湖海搜奇淮陰龍興寺素雄麗正德六年湖水泛溢民避水於寺中半月許汚穢殊甚僧雖苦之而不能禁月餘一青巾白袍者至每丙三十餘周行廊殿入室僧不爲禮坐定亦不奉茶乃問云此地有飢民住

者曰有之又問禪堂曾居否曰惟禪堂無有遂告去僧亦不送其夕居民見群僧荷擔自寺中出其狀或髯或髮或妍或醜老少非一皆向西而行人疑寺中安得有僧如許且形狀怪異可疑入寺問之皆云不知明日酉雨大作火自後殿起至山門俱成煨燼惟禪堂巋如魯靈光然乃知昨青巾者火部神將而群僧則羅漢云

# 鼠妖

萬曆中閩南平之漳湖廖氏有處子爲異物所憑已適王氏居遠矣而憑如故王無如之何如江右龍虎山太乙真人符最靈往徼之而物必阻於途行者不能一日潛往物復追之而已遠入天師府矣物不敢入時真人尚幼毋氏嘗政取照妖鏡懸之而鼠見曰此小妖也乃天書中脫鼠耳給

三符命至關王郡城隍廟至家庭各焚一符其人如其旨焚關符而物向女猶揶揄焚城隍廟符而物已窘曰吾爲女死矣焚符家庭白目忽迅雷起柱中躍出一鼠大如斗已擊死矣怪遂絕

猴祟

嘉靖中江南一民家女爲猴祟所憑諸業符呪皆莫能禁吳地稱宋相公者先世有

符法救人最廣而傳家得道者猶隂王之
故法大行因邀宋至宋視之曰此猴精已
五百年通靈跂扈䓁早發不然逋逸至滇
南界莫得矣遂作符盡勅海內諸城隍神
合捕而諸神實憚之莫能獲䓁宋家有神
爲某郡城隍奉法惟謹始獲之械至宋坐
壇上與客痛飲責之曰汝生世久可入仙
何不自愛而犯淫戒爲厲人間罪何能逭

猴惟涕泣而已客問所從來宋曰此猴飽經籍與蘇子瞻交好黃魯直諸公皆其友也客狎之猶裂客衣命卽壇上捶殺之

鼠穴銅印

新興錄正德間黃州師巫甯均在飛來崖見一鼠盤旋道上忽入地穴掘之得一銅印洗視之上篆扶蛮玉印用署符呪能呼風雷後因紐損遂不復驗

## 金陵賣卒

花月新聞金陵有賣卒已脫軍籍置卜肆於通衢剖斷若神一道士高冠修袂風儀甚整來問卜賣爲畫卦起挽其衣曰吾於卦中算得君是神仙願垂救度道人頗窘欲去不得乃約同往旗亭貰酒賣挽衣如初並坐片時行杯道人含酒噀其面賣驚而瞬手遽失所在將拭面覺光澤異常酒

家視之縣文滅矣

陳蒲鞋

釋氏通睦州陳蒲鞋遊方契旨背履養母時號陳蒲鞋住開元寺常作履潛施於路黃巢兵至標大草履一隻於城外軍竭力不能舉巢曰有大聖人在此乃捨城而去民免兵難壽九十有八而逝

鐵拐

仙踪鐵拐姓李質本魁梧早歲聞道修眞巖穴時李老君與宛丘先生嘗降山齋誨以道教一日李將赴老君之約於華山囑其徒曰吾魄在此倘游魂七日而不返君方可化吾魄也徒以母病迅歸六日化之李至七日果歸失魄無依乃附一餓莩之尸而起故其形跛惡耳

老人書地

游興發隋妻寂待選京都偶郊飲遇老人畫地上沙土曰掃國眞人又曰玉環天子又曰兵丹上聖告寂云三百年中最雄者此三人耳寂醉臥及醒巳失老人矣後人由繹其名掃國者太宗之剗平僭暴也玉環太眞字也予宗以妃而召亂玉環天子是予宗明矣憲宗始以兵定方鎮之强終以丹竈滅身兵丹之目其憲宗之謂乎

宗陽宮魍魎

北墅手迹武林宗陽宮中祀玉帝廡下雷公電母靈不可犯明時有數書生讀書宮後一生有膽力雷雨晦明之夜衆謂之曰若能於此時將一綖紙裹投於熌電娘子金釵內明日當以盛饌酧汝生曰諾移時而返曰紙裹投矣吾轉至殿角見一魍魎憑膽而立叱其讓道彼若不聞吾以老拳

揮彼正中其腰拳直透腹意似擊絮覺腹中腸胃若有若無急掣拳猛喝彼忽隱去衆譁笑以為誕明旦衆起滌面生揎臂見右臂黝似影淡衆皆駭異始信其然月餘生臂漸褪皮踰年始復

生魂

春渚紀聞宋韓青何遠與許師正同過平江往觀養神之畜其神曰能太保乃村民

陸氏之子實生人也人每召之則其魂爲
神公然執淳有疾者聞之雖數百里外皆
能卽至其家還話病狀待師正之室在雲
川求神覡之神應聲而去須臾還曰汝婦
家方潔齋延僧誦法華經天神滿前合掌
致敬我不得入頃之鄰婦來觀携牛脂燭
諸神驚唾而散我始得入而婦少安矣師
正歸問之果如其言因以牛脂燭爲戒云

神祇重學問

唐伯虎讀書山寺積雪無聊椎村犬取佛爐中木牌位作薪資食之狂飲浩歌自樂隣寓一措大窺之伯虎憐其寒寂分啖數臠措大拾餘木置爐中爨火歸即大病爲鬼語訶責之曰我寺之伽藍神也措大辯曰事由唐寅奈何偏誣我耶神曰唐寅則可汝何人敢效唐寅可見神祇亦重學問

段孝直

拾遺記漢景帝時段孝直爲長安令有千里馬時梁緯與帝連姻扶勢索馬段不與緯陷之下獄段語家人曰我屈死可將紙三百張筆十管墨五鋌安墓中我自伸理家人如其言段死景帝大宴羣臣孝直於殿前上表具跪緯不法事二十一條其表云天地雖明詎悉無辜之老日月雖照必

監有滓之人臣早忝宦途頗章敬愼不謂刺史梁緯欲臣亡父之馬戮臣冤枉之刑上訴皇天許臣明雪若不聞之陛下用能免此幽沉奏訖不見遂收梁緯鞫詰不虛斬於孝直墓前以慰冤魂

青州客

稽神錄朱梁時有青州客泛海飄至一國登其崖陰雪慘淡涼氣襲人然廬舍田疇

與中華無異惟其人無見之者語其人無答之者入其闕禁無問之者直至王官正值大宴群臣環侍張樂稱觴客偏王窺之王忽有疾巫者視之曰爲陽氣所偪以飲食車馬謝遣之其人偶來不爲祟也即具酒饌焚香拜祝客據案食之門有車馬客乘之至岸登舟而歸

陰摩羅鬼

大有奇書鄭州進士崔嗣復預貢入都距
都城一舍宿僧寺法堂方睡忽有聲叱之
者嗣復驚起視之則一物如鶴色蒼黑目
烱烱如燈鼓翅大呼甚厲嗣復皇恐避廡
下明日語僧對曰素無此怪第旬日前有
叢柩堂上者恐是耳嗣復至都下為開寶
寺一僧言之僧曰藏經有之此新死屍氣
所變號陰摩羅鬼此事王碩侍郎所說

鄭氏忠孝鬼

說圃識餘義門鄭氏有大神主之每祭必於中夜家長率子姓男女以次序列神常現形云吾乃天地間忠孝鬼昔主江州陳氏今奉帝命爲汝家儀表毋得爲非義以取禍言訖而隱鄭氏建神光閣以奉之

女鬼樂覊

陶人新錄平陽縣廨中多鬼縣令鄭樂年

好飲一日醉歸一婢掖至中堂坐榻上因舉扇囑婢揚風凡數扇婢忽擲扇於地曰無憑地工夫言訖不見櫟年始知為鬼

洛陽士人

湖海搜奇洛陽一士乘舟過其渡夜立船頭偶吟詩曰銀漢無聲月正明誰人窓下讀書聲思續未就誤墮水死靈爽不散每夕輙哦此二句舟人恐甚無敢泊船一遊

官來知其故令泊於此夜果聞吟詩遂續之曰游魂何事不歸去辜負洛陽花滿城自是遂息

神藥愈疾

採蘭雜志一婦病陰中奇痒甚而不敢告人平日虔奉觀世音見一尼持藥一函至曰煎湯洗之即愈矣尼忽不見啓視之乃蛇床子吳茱萸蕪荑參也

鬼物借人

白酢瑰言沔陽魯向道言彼處一古塚中有桌几各十二金銀酒器隣近延賓而之用者焚金錢一百告於墓所焚帖借用即得所願事畢滌而還之否則至其家作祟又洞庭君有船與客裝貨有銀借與土人必書券送息還之莫敢有爽其期者又北土長源縣有子路畜馬肯僱與人乘之

鵝鬼

搜神記吳孫休有疾欲試師巫乃殺鵝埋苑中架小屋於牀几以婦人履屐服物著其上使覡視之曰若能說此鬼形狀當加厚賞巫竟日無言帝推問之乃曰不見有鬼但見一白頭鵝立墓上所以不敢即白疑是鬼神變化當候其真形而不移易不知何故敢以實上此鵝有鬼也

鴨鬼

西樵野記弘治中吳郡夏傑訪姻戚於尹山夜經夾浦橋見水中一物類鴨鳴傑意村民所遺追而執之化作一磚塊傑委之於野蹣跚於地復作鴨鳴而去王行甫云澱鑑湖西一處爲賀知章故居水徑幽僻艤舟入者夜常見鴨鳴拍捕之終不可得然鴨鳴拍如故或窮逐之至險灘舟多覆

沒土人呼爲鴨鬼爲刋木戒人勿捕此鴨

熟雞鴨鳴

桐下听然陳方伯少子某煮一雞將切啖之忽從磁上引頸長鳴其聲清越舉家其聞即棄之水陳疑懼累月迄無他異是歲應武科明年狀元及第○康熙己酉冬蔣協俟家烹野鴨一鑼置於櫥晚間將切以爲夜餚忽聞鴨鳴數聲衆怪而靜聽之聲

自鑼中出鳴之不已棄之水濱明年協侯死

兎鬼

稽神錄司農卿楊邁少好畋獵自云在長安時放鷹於野遥見草中一兎跳躍鷹即奮往擊之既至無有收鷹上韝行數十步復見兎走擒又不獲如是者三即命刈草以求之得死兎一具蓋兎之鬼也

## 天津旅舍鬼

客窻涉筆康熈中天津城外有旅店後一室多鬼店主鍵其門有優人至其家無宿處欲入此室店主告以故其扮淨者云無懼吾能服之衆飲酒半醉扮淨者取硃塗面着袍靴裝關侯丑塗黑面持刀裝周倉小生白面持印作關平侍立關侯正坐默燭若看兵書狀頃之炕後一少婦出前跪

呼冤裴關公者心懾不能應扮周倉者厲聲問有何冤可訴上婦指炕者再周又厲聲云汝且去明日當伸若冤婦拜謝隱去明日三人啓炕磚視之下果有一屍詢店主云此屋本一富家者前年遷去某賃之隣人云屋主向有一妾後不復見殆冤死耶衆云今夜必復至當細詢之至夜仍裝像於室衆伏戶外伺之初更婦人又自炕

後出怒指三人云吾以爲眞閑君將與訢究汝輩何能了吾事乃披髮吐舌而去衆大驚三人不敢復入其室

泥孩

東堅雜志宋時臨安風俗繁華嬉遊湖上者競買泥孩等物同家送人象院西一民家女買得壓被孩兒歸置於床屏之上玩具愛惜一日午睡忽聞有人歌詩云繡被

長年勞殷轉香憐還許暫相假及覺不見有人是夜將半復聞歌聲月影朦朧見一童子漸近帳前女子驚起童子撫之曰毋恐我所居不遠慕子姿色神䰟到此人無知者女亦愛其來遂與合焉因遺女金釧女置箱篋中其後視之乃土造者大驚因見壓破孩兒左臂上金釧不存知此為妖碎之而投於江怪遂絶

# 芭蕉女子

庚巳編明馮漢字天章爲吳郡諸生居閶門石牌巷庭植花木夏月薄晚坐齋中忽覩一女綠衣翠裳映窗而立漢問之女子斂衽拜曰兒焦氏也言畢入戶纖妍輕逸眞絕色也漢疑其非人起挽其衣女絕衣而去得一裾角視之乃蕉葉也漢取所得合之樹上所斷裂處不差尺寸

瘦腰郎君

誠齋雜志桃源女子吳寸趾夜恒夢與一書生合問其姓氏曰瘦腰郎君也女意其爲休文昭畧入夢耳久之若真焉一日晝寢書生忽見形入帳既合而去出戶漸小化蜂飛入花叢女取養之自後恒引群蜂至女家甚衆其家竟以作蜜富甲里巾寸趾以足得名天寶中事也

㺍

養痾漫筆宣和間禁中有物曰㺍塊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聲如雷禁中人皆云㺍來諸閤皆扃戶徽宗亦避之甚至登亢金坐移時或在諸嬪妃榻中睡以手撫之亦溫暖曉則自榻滾下而去罔知所在嬪妃夢中有與同寢者即此㺍也或云朱溫之厲所化

馬絆

紀昌雜錄明晉昌馮夢弼仕雲南宣慰司因公務過八番有驛吏力阻其行謂今日馬絆上江岸不可過夢弼禱於天曰余為王事馳驅不敢以妖避難願神佐之時月微明見一物大如疋練覓入江中渡江後問土人馬絆何物鳥刺豕曰此馬蝗精過者輒為所吹公正人不敢犯也